



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 (1958 — 1980)



吴国韬 / 著

 古文出版社



YUDA BAJIAO

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 (1958 —1980)



吴国韬 / 著

· 语文出版社 · 北京 ·

第十章 山道弯弯

(1965年夏—1965年冬)

这一个农忙假，长达两个月，是我读书和教书以来，遇到的最长的假期。但是，按照要求，这并不是教师可以休息的假期，而是应该“忙”的假期：学生“半耕半读”，教师要“半耕半教”，都要“耕”。

这个漫长的农忙假，我在哪里“耕”呢？前次突击采茶时，就选定了一个地方：茶山二十队。

茶山二十队，离学校大约二十分钟的路。从学校往九道水方向走，大约过三道水就到。这个队，只有十几户人家，大都集中在半山腰的谭家屋场，是个土地面积宽，劳力少的生产队。谭家屋场有我的两个学生：一个叫谭周乾，一个叫谭周朋。

我住在谭周乾家，他家就他与父母三人。他的父母亲，都是极其忠厚勤劳的农民。谭周乾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，对许多事都有好奇心，经常向我提问题，表现也很诚实，这一次还入了团。他听说我有个哥哥，叫吴国铃，便对这个“铃”字发生了兴趣，将自己的名字，写成了“谭周铃”。

他们将我安排在吊脚楼上的一间房里。屋场本来就在半山腰，又住在吊脚楼上，显得很“亮台”，视野开阔。一面木窗，窗格图案是当地人叫做的“冬瓜片”，推开来，正对着大片竹林的青山。我对谭周乾说：“你这屋场真好，恰如一副对联的上联写的：门对千根竹。”

他问：“下联呢？”

我说：“家藏万卷书。”

他说：“我们家总共都找不出二十本书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正在读书吗，只要经常读书就好；实际上又有几个人有万卷书？就是有万卷书藏着，不读它那也是枉然。”

住在这里，十分的安静，过着地道的农家生活。早上，去给住户弄柴，山野里空气真是新鲜。空山里，不时传来各种的鸟鸣：尖声的，浑厚的，嘹亮的，婉转的。树枝上还有露水滚滚，一阵清凉的风吹来，洒下千滴万滴水珠。弄了一捆柴回来，碰到院子里的人，都是上次来劳动时就认识了熟人，彼此都亲热地招呼。我对他们说，住在这里，觉得很是有意思的；几个年轻人说，要说有趣的话，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捉鱼，或是晚上打着火把照黄鳝，那才真是好玩。

吃早饭了上坡，活路是种黄豆。只有五个人啊！这个生产队，上坡搞生产也是像搞单干的，只觉得太不起鼓子。这里的农家，是兴吃夜饭的，实际上是很晚的晚饭。这是因为，从春到夏，从夏到秋，都是采茶的季节，采茶的人，不等到擦黑，是不愿离开茶树的。等到在保管室，把茶叶称了，记了账回家，差不多也就是八九点了，再吃饭，自然是夜饭了。夜饭吃完，广播早停了，院子里各家又响起一阵碓、磨的声音，那是在准备第二天的粮食。这之后，便渐渐静了下来，除了偶尔几声犬吠，便极少有什么响动。这时候，我也在油灯下看起了《艳阳天》。

二十队的许多农活我都不生疏，比如薅洋芋，挑牛粪，散牛粪，匀苞谷苗等等。就是水田的活路，过去在园艺场没有做过，这两天正好栽秧，我从扯秧学起，最困难的是扯不整齐。别人扯起秧苗，在水里啪啪几下洗净，捏在一起，是齐齐整整的一把，用稻草扎得漂漂亮亮的；我的一把，前后错落，就像一把乱抓的豆芽菜，扎起来便是错落细长的一把。因此有社员笑着说，“吴老师扯的秧子，要比我们扯的‘长好多’啊！”。

栽秧，我也是相当慢。和别人一起下田，两旁的人，只见他们左手不断捋着秧苗，右手轻快地往水里一点，双腿不断地往后退。渐渐地，他们都退到我的后面去了。我是左手数几根，右手栽一兜，社员们又笑我：“吴老师栽秧心诚得好，栽一兜就要‘烧一炷香’。”他们都退到后面去了，说“吴老师，我们要关您的‘门’了”，我也还是稳住阵脚，左手握住秧，右手稳稳地栽。社员又“赞扬”我，“吴老师栽秧，那是‘拿稳’了的。”当社员们一行快栽出头，退得离我已经

很远了，他们又“表扬”我：“吴老师总裁在别人的前头，从来没有落后。”我见形势逼人，想再快一点，他们却担心我栽的质量，提醒我，“慢一点也不要紧，注意莫栽‘烟杆脑壳’（栽弯了）。”其中有个姓刘的小伙子，最会说这样的打趣话。

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虽然附和他们，一起取乐，但还是在不断地琢磨，怎么栽能快一些。到了下午，我栽得也并不慢了，差不多接近了他们的速度，可以与他们并驾齐驱了，只是很费劲。

还有个打连枷的活路，也是没做过的。收割的麦子堆在场地里晒了，要脱粒，需要用连枷拍打。一排人，同时挥动起连枷，许多耙子，一齐在天上翻动，再打下去，发出啪啪啪的响声，很是热闹和壮观。我初次用连枷，颇感别扭，往往使耙子碰到杆子。不过，看了别人打了几下，自己边打边体会，不用多久也就熟练掌握了。

住在这里，不时还有远处的学生晚上找来补课。我感到这些学生是很渴求文化知识的，于是又觉得这样的农忙假也太长了，学生文化课学习时间太少。我实在不懂，上级为什么要安排两个月的农忙假。

五月下旬，恩施一中一批同学来到茶山二十队。会到了带队的郭素文老师。郭老师是广东人，公认的又红又专的好老师，曾经去北京开过群英会。她和我亲热地谈了好久，说我现在做的事情，是很有意义的，热情支持我为山里的人民群众文化翻身作贡献。

第二天，一中的同学就参加了薅苞谷草。看到一中同学的劳动，又使我回想到几年以前的学校生活，觉得时间在变换着一切。看这些同学，今天也是风华正茂，不久以后，他们终归走向社会，这个转变是很大的。他们预先接触一下农村，了解一下社会，是有一些好处的。

下午，我从二十队到芭蕉，路过三新公社的新中华大队，看到恩施一中的文艺宣传服务队，正在开展活动。一部分同学在排练节目，有的老师、同学在给贫下中农补瓷盆、瓷杯、胶鞋，有的在给群众理发……这个场面使我相当感动。

走到金星坡芭蕉福利院附近，看到一片“红领巾”，有的在打猪草，有的在下种。他们丰满的脸上，流露着欢悦。再看他们的穿着，没有一个补丁。我去找

农技站的技术员陈光兴同志，从他们身旁走过，一个红领巾便热情而又天真地问：“叔叔，您到哪里去？”我说了我去找谁，他们便热情地给我指路了。这些孤儿好逗人喜欢，他们不孤啊！

茶树上容易生长一种毛虫，称之为茶毛虫。这种虫，不仅啃食茶叶，而且毒性很大，采茶的人最容易碰上它，也最怕碰到它。因为一旦碰上，皮肤先是恶痒，再就红肿，甚至溃烂。它的绒毛附着在茶叶上，即便是烘干了，也同样毒性不改。倘若扬起来，落到皮肤上，照样痒得坏人，叫你坐卧不宁，身上大块小块起红斑，结成疙瘩。所以不光是采茶的人，就是制茶的人，都极其痛恨这种毛毛虫。

我去金星坡，找陈光兴同志的目的，一是联系他给学生上技术课，二也讨教如何治茶毛虫。回到二十队后，我照他说的办法去做：熬肥皂水喷洒。还没怎么熬好，天就打起雨点来。但我还是想试验一下，提了一桶熬过的肥皂水，打了几亩茶树。这东西到底是茶毛虫的对头，一喷洒上去，毛虫们便动弹不得了，一个个做起了“倒挂金钩”的动作，拉着一根细丝，纷纷下坠。不过，也有个别生命力极强，依然活着。我感到，这茶毛虫的防治，是很值得研究的。

我在坡上打毛虫的时候，听得几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，在河堤上喊：“天老爷，莫下雨，天老爷，莫下雨……”我奇怪，他们能看得见我在打毛虫？又怎么知道打毛虫不能下雨？往大路上一望，看到几个人抬着电影机来了——哦，今晚上要放电影。天老爷似乎还被这些娃娃喊答应了，就洒了一阵子小雨，便算了，让他们好看电影。

这埡口湾里，只要说放电影，从傍晚时分就开始热闹起来。三山五岭的人，一路一路往公社坝子里汇聚。他们手里大都拿着麻秆，杉木皮和长长的向日葵秆之类的东西，是准备回去时照明的。

谭周乾邀我与他一起去看电影，又催着他妈，早点弄饭吃。吃了饭也就邀了一路人，看电影去。此时，下埡口方向来的人，也在河堤坎上牵成了线，一路嘻嘻哈哈，说说笑笑。走到公社坝子，发电机已在轰轰响了，银幕也挂了起来。谭周乾借来一条高板凳，我们坐着等电影。一些熟悉的人都在相互亲热。放映员在对着银幕，调整放映机的光线。几个年轻娃伸起了手，看投在银幕上的影像效

果。放映员对好了光，装了一本影片上去，银幕上开始闪现出花花塔塔的圆圈、三角形之类。此时，几处的人便喊叫起来：“前头的坐起！”“坐下来！”“哪个的麻秆，放下来！”这样一阵紧急呼吁之后，都以为电影开始了。然而，放映机停止了，电影队的刘队长试了试麦克风：“喂，喂——”效果挺好的，接着便说：“社员同志们，今天晚上放映两部影片：一部是国产彩色故事片《汾水长流》；再一部，是国产惊险战斗故事片《地雷战》。放映的时候，请大家不要说话，说话影响别人听不见；也不要吃烟，吃烟影响电光线。下面还讲一个通知：电影放完以后，请十队安排四个劳动力，明天上午送机子到南河公社。好，我就说完了……”人们以为电影就要开映了，又是一阵呼吁“前头的坐下来”。刘队长接着说：“下面，请公社杨书记讲话——”杨书记接过麦克风，讲：“你看，这样，大家也等到看电影，我也不多说，只说两件事：一个是做语录牌的事，三小干部会上都布置了，还有没动的生产队，一定要马上动起来，保质保量做好，过几天，我们要检查了。第二件事，秧子还没栽上坎的，要赶忙抓紧，我看有的秧苗子，差不多尺把长了，都要老苗了。‘茶前苞谷茶后秧’，头轮茶下架好久了，现在二轮茶又快了。再捱不得了。好，看电影。”

电影真的开映了，几百双眼睛都盯着色彩绚丽的银幕，喇叭奏起悠扬的音乐……

可惜，两部影片我都在城里看过，不如回住地去看《艳阳天》。

很晚了，听得四处人声嘈杂，从窗口望去，一路一路的火把在游动：山路上的，亮成之字拐；水田边的，水上和水下，映成了双行；呼喊谈笑之声，更是不绝于耳。这明明晃晃的一路又一路，比玩龙灯还热闹壮观。不过，一阵热闹之后，这声，这光，全都销声匿迹，恢复了宁静。

通知学生，打一个早，把学校基地里的茶采下来。同学们真的也是招之即来。在采茶的时候，许多同学谈起恩施一中同学下乡劳动的情况，都是交口称赞。有的说，住在我们队里的那些同学，真的吃得苦，一些女同学都穿草鞋；有的说，住在我们那里的同学，休息时候，还帮助社员家里挑水，扫地，好勤快；有的说，这些同学纪律特别好，真是一切行动听指挥，同学之间也很团结……

我对同学们说：“你们知道么？他们有好多都是农村的同学，有的家里还相

当困难。他们每个学期放了假，都要在城里挑石头卖，或是做其他一些活路挣学费。像巴东、鹤峰离家很远的同学，回去过年，都要自己挣了路费才能走……他们是这样苦读的。我们的确应该学习他们，树雄心，立壮志，做又红又专的青年。”我要趁此机会说这些话，是觉得庠口的同学，在这方面还是有些不足的。庠口不是恩施最穷的地方，出产茶叶的地方不会是最穷的。但是，就是差点雄心壮志，差点苦读的精神，有一点困难，家长就不送了，学生也就不读了。

一个早工，把学校基地的茶叶采完。回到二十队后，决定再去金星大队和芭蕉茶厂，联系学生参观的事情。我要把农忙假的时间，抽一点出来，让学生长一些见识。两处联系，都很顺利，找到农技站的陈光兴同志和茶厂的崔厂长，讲好了，后天带学生参观。

接着到芭蕉小学，会到林组长和王校长，汇报了一些情况。他们一下交给我写两个材料的任务：一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，一个是组织学生参观的。

带了两个作文题往回走，路过一中宣传队住地，会到了好久不见的张校长和陈三杰老师。张校长一见我，老远就打招呼，站了起来，和我握手，念出我的名字，真让我感动。这么多年了，母校的校长还记得我的名字，一股暖流从手上，一直流到了心里。

我向校长和老师简要报告情况，他们似乎也知道一些，鼓励我继续努力，“争取走出一条路来”。我看看校长和老师，再看看自己，穿着一条补丁裤子，一双草鞋。但是，面对师长，我没有因为自己离开母校后变得毫无出息而惭愧，相反，我有几分自信和自豪：因为，我没有辜负领导和老师的希望，我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走；我没有做出多少成绩，但我在为深山里的农民服务；我愿如师长们鼓励的那样，继续干下去，为母校争光。

这个假期里也真怪，每次通知学生搞集体活动，都会下雨。好像老天爷故意要考验我的决心。这次去参观，早晨就下起了大雨。我想，下雨也是可以参观的，便下定决心，按原计划行动。电话通知茶园学生，邀集在壶瓶口等候，我带茶山方面的学生立即出发。

两路学生会集，一起二十五人。我一路注意“思想领先，突出政治”，利用休息时间，作简短讲话，讲参观要求，讲学校前途，讲一中同学的优良作风。走

路时，也和同学进行个别交谈。

走到金星坡，歇了一会，陈光兴同志到了。他先在教室里给同学们讲了一会，接着引着学生实地参观，看了丰产茶园，幼龄茶园，台刈更新茶园和坡改梯茶园。同学们看了，都啧啧称赞不已——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让庠口的未来一代人，怎么改变老茶园。因为，庠口的茶园，据说还是八十年前的老祖宗留下的产业，种植的方式也是稀大苑、蓄着很长的树干，称作“钓鱼竿”。庠口人不能坐吃祖宗的老本，不改良，不更新，不发展，就会坐吃山空。

再到芭蕉茶厂，我先进去联系。办公室里是龚书记，他似乎很感为难。旁边一个衣着不凡，打扮俏丽的姑娘，更是嘴里不停地嘀咕：“生产这么忙还参观……”我当时真有些过意不去。但心想，正是要在这忙的时候参观，学生才能增长见识；不忙时，看个什么，也就是一些机器摆放在那里。我去找崔厂长，他正在干燥车间里筛茶。他看见了我，已经明白，立即穿上脱在一旁的棉衣，叫我把学生带来。崔厂长亲自安排、接待，这使我非常感激。厂长介绍了厂里的大概情况之后，就带着学生参观。天气不好，我们脚上带的泥很多，但他还是决定让学生到车间去看。我们在外面，把鞋上的稀泥打理了一番，首先进到解块车间。解块机，本没有工作，为了让同学们了解，崔厂长吩咐几位工人为我们操作，让学生们看到了解块机，是怎样解决的。

在崔厂长的带领下，学生们依次参观了茶厂各个车间。一个多钟头的参观，茶厂使同学们开了眼界，崔厂长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本来就很高大的身躯，使我感到他更高大，更魁梧。他讲解时的北方口音，长时间在我耳边回旋。告辞的时候，我们也只能是用鼓掌感谢这位形象高大的厂长。

恩施一中的师生们，自5月23日下乡以来，已经两个星期了。他们离去的头一天，二十队的干部，请我帮他们写了一封感谢信。晚上，是二十队的社员与一中师生的联欢。

谭家院子里像办喜事一样，热闹非凡。全生产队的人，包括大娃细崽，都汇聚在那株大柏树下的场坝里。半月来，一中同学的表现使社员们越来越喜欢，到他们将要离开的时候，真有一种舍不得的感情。

会议开始，是社队干部致辞，感谢恩一中的师生，然后是一中校方致辞感谢社队，接着便是文化娱乐活动。一中同学出了好几个节目，受到社员们的热烈欢迎

迎。晚会进行途中，主持人提议欢迎我这个老校友唱歌，我唱了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社员们也是热情高涨，出了好几个节目，其中，有白天准备的，也有现场临时商量凑合的，都是地道的自编自演节目。演出时，他们并无任何羞涩和局促。热情的驱使，令他们演得自然而生动。这些节目，虽然有些粗放，但全是他们真情的表达，场上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。特别全场人极大兴趣的，是社员们的一个《山锣鼓》。他们没有预先编好的台词，就凭着临场发挥，历数同学们劳动中的良好表现，表达了对同学们的喜爱和感谢之情，语言生动，形式活泼。那高亢的歌唱和震动山谷的锣鼓声，把整个晚会推向了高潮。

这是一个在农家场院里举行的别开生面的联欢会。

第二天，我和社员群众一道，送别恩施一中同学。沿途锣鼓咚咚，唢呐声声，鞭炮哗啷，再次表达了社员们对这些青年学子的深情厚谊和依依惜别的深情……

我在二十生产队，住了一个月零八天。6月7日，搬到学校，准备完成辅导组布置的两篇作文。我开始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，拟出了几个题目：一、正确的决心哪里来；二、先从哪里着手；三、学生长了“疮”怎么办；四、这堂珠算谁来上……

才凌晨四点，正睡得香，公社吴文书把我叫醒，说是金星坡上，发生了一起人命案子，凶手是茶园七队的龚方波。区里通知，要立即分路设卡，捉拿凶犯。

我在公社附近等候多时，未见有凶犯经过。不一会，一排民兵奔赴公社。我便带了两个民兵，先到茶园大队，与住在那里的高书记接头。高书记说，区里电话告诉了一个线索：茶园七队龚方波，昨日被迫与结婚才一两年的爱人离婚，这是案件的直接原因，但是，出面动手的凶手却是一个姓肖的。

我们直奔茶园七队。等我们赶到那里，听说姓肖的大约在我们出发时，就被带走了。人们议论之中，都没有谈到龚方波，我考虑其中是否有原因，也没有动问。回到公社，把民兵都调了回去，我也准备上床睡觉，忽然接到电话，要捉拿主犯龚方波。于是单枪匹马再去茶园。路上正好碰上几位民兵，又一同去到龚家。赶到时，又是一个马后炮，说龚方波已经被带走了。

茶园七队就在金星坡的反背，离芭蕉已经不远，便与高书记等一同去芭蕉。

芭蕉街上议论纷纷，这个案子成了议论的中心。到这时，我也对其事情的经过，有了比较完全的了解，而且成了了解这件事情头尾的少有的人物。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金星五队的杨家姑娘，与茶园七队龚方波结婚以后，一直不和。后来，女方跑回娘家，要求与龚离婚，其理由是，龚方波不爱劳动，又有偷窃的行为。但龚一直不同意。如此，双方结下怨恨。

说到这里，我想起前不久，在路上遇到龚方波，他忽然问我“做词”的方法。我说，“作词”有一定的格式，叫做格律，字数有一定的规定，还有平仄韵脚的要求，比如《蝶恋花》……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，过去老师也没教过我，自己也从未弄通过。

现在才恍然大悟，他说的“做词”，乃是做诉状之词，非我所说的诗词之词。如若我当时说会做诉状的话，说不定他跟后就会请我做上一篇的。

话说回来，昨日双方又在芭蕉打离婚，断的是：女方给男方二十元钱，五丈布票。判离之后，龚对杨家不服气，暗地以三十元钱，四丈布票，收买同屋的贫农肖某某，要他去“败”女方的相，自己却到姑父家祝寿去了。这个平时老实巴交的肖某某，见到有钱有布票，也就一口应承下来。

当晚，肖某某吃罢夜饭，与同屋的人打了好久的扑克，然后上床睡觉。有人曾去与他讲过话，他说，“今晚不好睡，睡不着”。

在夜深人静之时，肖拿了一把镰刀，走近杨家，抽去几块木板，人得屋去。不料，找不到杨女，反倒被杨母发觉。于是扭作一团，打了起来。这出乎意料的一招，使肖某某心慌意乱，无意久斗，拔腿就跑。哪知这老婆子也是个非凡的人物，身受数刀，仍死死不肯放手。

恰在此时，女儿闻讯赶来，努力相助，把个肖某某缠得欲罢不能。肖费了好大工夫，终于找到大门，跨了出去，却被这母女二人，牢牢抓住，死不放手。情急之中，肖挥起镰刀，向老婆子头上连砍数刀，老婆子才松下手来……此时，母女已认出是肖某某，肖更是惊惧，无心再斗下去。无奈的是，衣服被杨女抓得紧紧，他便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，撩开衣服，赤身溜掉。他擦去刀上的血迹，跑了回去，换了裤子，睡到床上。此时，附近人家已被惊动，大队公社陆续来人，区公安人员也随后赶到。大约凌晨三时许，肖被带到芭蕉。

且说这龚方波，心中有事，一直放心不下，天亮以后，竟然跑到区公所去打听消息。当他知道肖某某已经被抓，情知大事不妙，拔腿就跑。区公所得知消

息，派人急忙追去，终于在他的家中，将其捉拿归案。

耕中从4月20日开始放农忙假，直到6月17日才开始复课。连同之前的集体下队采茶劳动，共达两个月零四天时间没有上课。我的这支队伍，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农忙假，到收兵回营时，又得要下苦工夫了。第一天只到十五个人，只能打扫布置教室，给学生讲这学期的计划，要同学们讲决心和打算。

好的是，公社为方便我上课，在教室旁边安排了一间寝室。这里空气格外新鲜，而且眼观三方，出门左转，走两三步就进教室，再走几步就是讲桌。出门右边是走道，走道尽头是公社的电话室。我房间的背面，是龚部长的寝室，只隔一层木板。楼下就是陈华老做饭的地方，因此，他叫我吃饭，只要轻轻一声，我就可以召之即去。

开学第二天，到了二十二个学生，还差不少。接着一段时间，就是在茶园、茶山、茶红、茶林、茶岗，漫山遍野，到处走访，动员学生入学。我似乎觉得，耕读中学就是这样：学生是学一学又停一停；老师是教一教又走一走。我依然一路豪情，一路欢歌，踏遍青山，如母校老师鼓励的，要“走出一条路来”。我几乎天天在走山路，认识了不同家长的面貌，了解了学生在家中和生产队的情况，接触了不少干部和社员，熟悉了不少弯弯曲曲的山路，穿过了不少密密麻麻的树林，还和不少的恶狗斗智斗勇。是的，我已经习惯了山路，熟悉了山路，也热爱了山路。山里的路，锻炼一个人不怕曲折，万难不屈的意志，让你永远向既定目标前进；山里的路，培养一个人眼睛朝下，实事求是的精神，让你总是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；山里的路，会把你带到山巅去高瞻远瞩，又把你置于谷底去细看究竟……我相信，山里的路，是人走出来的，越来越多的人去走，便一定能走出一条大道来！

差不多跑了半个月，已经是七月初了，教室里终于有了三十四个学生。

这时，“援越抗美”在全国形成热潮，公社杨书记、高书记、龚部长找我商量，耕中排几个节目，到几个大队搞宣传，造气氛。学生对排节目，搞文艺活动是很感兴趣的。一说搞这个事，脚要跳起八丈高。于是，这个公社大茶楼，一天又是歌声，又是锣鼓，还有竹板，搞得震天响。

首演选在茶园大队。学生吃了早饭就到了学校，他们有些躁动不安，只想马上出发。我说服他们，脑子要交替使用，嗓子要有休息，坚持上几节课，才集合到茶园去。

学生们生怕演得差了，到了茶园又排练了好几遍。晚上演出时，茶园小学的场坝里挤满了人。这次学生拿出的活报剧《两个美国兵》、表演唱《越南人民打得好》等上十个节目，受到欢迎，效果不错。

演出结束，我们一道回去，学生们都很兴奋，没有一个人喊肚子饿的。一天还只吃一餐早饭，也不叫一声饿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也许就是兴奋。无论如何，再到别的大队，是不能让他们这样饿肚子的。

趁着学生搞演出的热劲，我给学生上作文课。先是评讲上次作文，把批改时记录的一些错别字，不通顺的句子，编成一篇短文，抄在黑板上，要学生们对这篇漏洞百出的短文，集体修改。同学们发言争先恐后，几乎所有的错别字和不通顺的语句都找出来了。接着我说：“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找出来了，这篇文章你们就算修改好了。”同学们都盯着这篇短文，注意力大都集中找里面的字词句的毛病。这时，一个同学举手发言：“我认为这句话说得不对：‘我的父亲在五九年，因为没有饭吃，离开了那万恶的旧社会。’因为五九年不是旧社会了……”

我说：“这就对了。这位同学是借用了我们课文里一句现成的话，‘离开了那万恶的旧社会’，但是，用在这里就有问题了……以后写作，学习别人的东西，是不可以生搬硬套的。”没想到的是，在以后的“文革”中，写这篇作文的同学，在整团时，还因此受到了批判。团组织负责人就此问过我，我说明了这完全是写作文出的差错，根本谈不上思想意识有什么问题。

第二节课，布置写作文，要他们创作一个文艺节目，比如，写一个对口词，一个三句半，或者一个快板，几段山歌都可以。一个参加演出了《两个美国兵》的学生问：“我来写个活报剧，行不行？”我说：“那好啊，你写得好，以后还可以把它演出来。”学生积极性很高，都跃跃欲试，想要写出一个自己的节目来。听说好多同学，回去还打了一个深夜工。

这次作文收上来后，发现的确出来好几篇写得不错的，有的稍事修改，以后演出真是可以用得上的。

上午，县文教局老杨同志和专文教局一位女同志来，说主要是要和我谈。但我一直有课，等到下午放学以后，才与他们谈成。

那位女同志姓赵，与我谈了很久。她讲了许多鼓励我的话，要我进一步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把学校办好。她说我那份学习心得，区里已经作了整理，建议我，从认识自己的出身这一角度，加以补充。我觉得，赵同志这一点，点得很对，无产阶级立场是不能丝毫模糊的，凡事都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，这才是正确的思想方法。不过，深入想下去，具体一点，我该怎样从自己的出身这个角度来认识呢？我的思想打上了哪些剥削阶级的烙印呢？比较那些出身好的人，我的思想觉悟差在哪些地方呢？我在思考……

周六清早就接到辅区王校长电话，要我赶到芭蕉参加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座谈会。走到芭蕉已是十一点了，听了几个老师的发言。中午，芭蕉小学的墙壁，挂出一长排关于廖初江、丰福生、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宣传图片展览。下午听了南河公社陈可银的典型发言。他贫农出身，在五中读初中时，就是很优秀的学生。去年，他恩施一中高中毕业，学习董加耕，回到家乡南河公社，参加农业生产。大办耕读教育后，他一面劳动，一面教耕读小学，做得很有成绩。我早就听说过他，但一直没有见过。今天见他，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衣服，说话时，声音一直十分平和，总显得很严肃的样子，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第二天，听总结报告。中午，有专文教局几位同志和祁区长、林组长等讨论耕读中学的问题。他们对埭口耕读中学似乎感兴趣，要我写一篇稿子，报道一下突出政治办耕中的情况。又是布置的一篇作文。不过没有限定时间，也不是必交的作业。

7月下旬，农忙假后的教学，才刚刚上劲，辅区又通知参加全区教师集中的革命化学习。我已经十分害怕学校放假，学生这一“闪劲”，就很难一下恢复元气。但是，革命化的学习是那么重要，何况“越忙越要学，不学是瞎忙”，便匆匆与团支部的同学研究了发展新团员等几件事，下午六点出发去芭蕉。

会议第一天早晨，祁区长动员讲话。早饭后学习何伟部长最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。下午和晚上，都在听钟区长传达中央召开的全国半耕半

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。钟区长是代表恩施地区，去北京参加这次会议的，这是芭蕉区的光荣。他的传达，内容很丰富，也很重要。特别是中央对教师提出的六点要求，要时刻牢记，经常对照检查：1. 大学毛主席著作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；2. 必须参加体力劳动；3. 与工农群众结合（所有知识分子都不例外）；4. 接受党的教育；5. 与贫下中农建立深厚感情；6. 克服一切困难。

接下来两天时间，是耕读中学教师集中研究如何办学。芭蕉区有一个大动作，打算每个公社都要办一所耕读中学。我认为，只要有条件，每个公社都办一所，是大好的事情，我的同行也更多了，预祝这些兄弟学校，早日诞生，健康成长。这次会上，我荣幸地以“开路先锋”的身份，向同事们谈了办耕中的一些体会。休息时看了白夜著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》、姚文元杂文集《想起了国歌》。

会议开了五天，结束后正准备返校，林组长和老杨同志要我留下来，写一份关于如何巩固耕读中学的材料。于是，呆在五中写材料，拟了几个题目：教师要为革命而教；学生要为革命而学；把学校往群众心坎上办；“黄瓜才起蒂蒂儿”。

刚刚入睡，仿佛有人呼叫我到小学去一下，我猛地坐了起来。过了好久，外面却是寂寂无声。过细思索，断定自己脑筋搞糊涂了，也许是刚才做梦，说梦话，又睡下去了。好久，心里还在咚咚地跳，想到这事情也真怪，自己竟无事半夜坐了起来。

早晨，到底是有人告诉我，说昨晚打了电话过来，问我过小学去了没有，真是，假作真来真亦假，真真假假费思量，有趣啊！

去到小学，找到林组长和老杨同志。他们看了我的材料，又讲出一个意思来，就是以辅导组的名义再写出一份材料来。讨论了一下写法，只好又留下来搞一天。本来，动动脑筋自己倒不怕，只是心里想到庠口。公社的事情也很多，今天正是“八一”了，有一个大型的集会，很多活动应该参加帮忙才好。另一方面，实在担心学生荒芜太多，我在这里一天纸上谈“巩固”，学生到底怎样了，哪门不担心？

下午六点才交卷，回到庠口天已黑。全体公社干部都在，几乎都在谈今天庆祝建军节大会的盛况，说是有七八百人参加，十分热闹，是庠口空前规模的一次

集会。

果不其然，8月2日上课，只来十几个学生。3日，来了二十来个，情况真是不妙。每次放几天长假，学校就像要害一场病，要快好久。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？学校害了病，自己的感冒也日渐厉害，睡了一会，身上的汗水直往外流，实在耐不住这被窝中的高温，掀开被子，抽身起来。外面大雨如注，面对高耸的青山看去，雨丝儿拉得数十丈长，从天上斜划下来。

拿起昨日龚部长借给我的《郭兴福教学经验》看起来。这本书很好啊，虽是部队教学经验总结，但许多教学法是同样适合自己教学的，比如少而精，循序渐进，灵活多样，善于归纳等等，都值得在实践中学习运用。又想到，我这耕读中学的情况，也有其特殊性，别人的经验也不能当作教条，应该是一边学习别人的经验，一边摸索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经验来。

近来，学生提的问题，深奥得多了，自己有时也很难完满解答，抓紧时间自修，也是自己迫不及待的任务。

公社炊事员陈华老回去过月半了，得自己做饭。好久未掌锅铲把了，自己弄，自己吃，回忆一下一两年前，在茶园的生活，也有些好处。同时还煎了一服中药，独自享受。

“年小月半大”，庠口人对过月半也是够重视的。从农历七月十一到十五都是过月半的时节。这时节，一家人要团聚，出嫁的姑娘要“回妈屋”，还要祭奠亡人，不忘祖宗，自然还要尽量弄些好吃的。细想起来，这月半的时间，实在安排得好。农民经过了春夏两季的忙碌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农活稍有松闲，互相走走，休息一下，正在得着。在这以后，就要准备忙秋收的事了。或许正因为时机恰当，这个节日，也才可以世代相传，形成固定不变的习俗。正是因为月半有这么重要，陈华老回去过月半了，而且，几个学生也不来上学，在家过月半。不过，我有一些隐忧，倒不是陈华老回去过月半，自己要做饭吃，而是我的一些学生，也这样重视过月半，有的甚至几天不来上课——我担心今后他们的“秋收”是有问题的。

至于自己弄饭，这些天是越弄越有经验了，不仅弄得快，而且弄得十分可口，又取消了钵钵饭，吃得饱饱的，一天都没觉得饿。这使我想起戴红领巾时唱